

廿一史彈詞注

一
函
八
冊



廿一史彈詞舊序

世傳用修成滇南常傅胡粉支髮爲兩角髻行歌市中
全竊疑之謂賢達何放廢如是及得用修廿一史彈詞
喟然歎曰用修行吟自廢豈無意歟夫世之刪史者不
過節約其文與事備勸戒便觀覽而已用修不然先之
以聲歌繼之以序說雜以里語街談隳括參差自然成
韻似正似諧似俗似雅似近似遠其意豈徒以自廣已
哉蓋痛古今之須臾悲興亡之倏忽而橫目之民悠悠
以難悟也故爲曼聲以送之使言者足以感聞者易以
思殆懷屈子沉湘之志而復能自脫於莊列達生之旨
不失其正而亦不傷其生者乎夫用修以元輔子擢制

策首其一時寵遇豈不盛哉及一朝遣戍終老南裔無
望賜環彼聰明才悟殆有過人者也見夫苑枯華落陵
谷變遷轉眼無定不以此一死生齊物化而徒怨歎感
憤以懟君父而天其生則似愚矣故託往事藏來者短
詠長歌傀儡千古披髮行吟以自全而不以爲恥嗟夫
世何常語亦何常談言解紛利在微中世有奸雄懷禍
亂而不悔如焚原烈澤不可向邇一旦庸夫孺子巷陌
之謠片言入耳向日凶燄輒烟銷灰冷不待黃泉而氣
息已盡何哉誠有以動其心也凡人暗於自見末有不
明於見人今觀用修所述

國其間皇帝王伯忠孝

賢聖之驅馳亂臣賊子縱之

橫戎狄盜賊之生滅之不兼總條貫其詞明如指掌可
語可笑至於重複悲慨淒其斷絕令人一而歎再而與
如雍門之哦一市人皆泣如越石之嘯羌胡皆涕泗沾
衣投戈北去而不自知其哀痛之何從也是真所謂情
深於騷而用廣於騷者歟時初夏余以晝臥北窗下聽
黃鸝歌金縷忽忽睡去夢身至堯禹所左右臂化爲臯
變共驪轉屬遷換下至莽操懿溫尿溺轉化與同作賊
旋復剖心出視變爲禰衡諸烈士又變作庭前舞馬殿
下孫供奉興兵仗劒搥鼓掀衣殺賊罵賊城郭山川罔
不遍歷侯王將相東討西征屠戮誅夸生死死生不可
勝數旋及爪髮毛毫反復變化覺帝王聖賢所爲甚苦

欲旦暮解脫不可即得又覺莽操懿溫亦無樂境刀鋸
焚炙無有苦惱俯視北邙高墳卑塚白骨枯骸皆身受
享所過不復悲憶輒復歌曰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開
花遍地愁忽然驚寤則兒子鼎持此詩話歌且讀於旁
也推枕而起黃鸝在樹花影當庭拭眼悲悔謂聲塵不
淨耳受乃爲身受夢作即同真作因歎黃梁一夢果不
欺人鼠肝蟲臂俱爲蝶化慨然有赤松安期之想噫人
生若朝露將晞古今三百二十七萬八千餘年亦刹那
間事但聖賢豪傑於夢中得好光景耳若漢唐宋來亂
臣賊子朋黨交傾正如迷人夢入惡境顛倒呻吟不能
自醒昔用修旣放一時諸臣多貴盛者爾時君臣相得

不啻魚水然其賢者既憂讒畏譏不肖旋被褫斥甚而
藁街爲戮名在丹書淒涼千載悲夫賢愚共盡黃上悠
悠以視用修傅粉悲歌漁樵唱和猶贏得一場清夢也
時天啓癸亥九日古吳宋鳳翔羽皇題

廿一史彈詞註序

文體之有正變謂非時遇之順逆使然乎何以明其然哉時際休修珥筆纂述則即以胸中瑰瑋發爲文章彤管流徽賡揚盛事此遇之順而文之正也不幸而爲孤臣孽子憂讒畏譏或招沉湘或悲賦鵬致寄慨於蟲魚因寓情於草木其遇則逆其文則變所固然也然遇有順逆文有正變而皆以不外勸懲扶正人心者乃足歌咏於不衰余居恒披史每思數十家之浩繁讀者猝難竟業思得一指南捷訣俾義軒而下元明以上條分縷析言約旨該觀者瞭如指掌誦者洋洋盈耳於以引掖兒輩祕之家塾卒戛戛乎難之乃偶於書肆斷簡中得

用修楊先生廿一史彈詞而竊歎先生之先獲我心也
先生以元輔令嗣舉制科大元爲天下第一聞人不幸
以議大禮放廢著書一百零九種見行海內而彈詞一
書胡未之載或曰此先生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零裁
雲錦碎剪氷紋恐類詼諧涉嘲諢故祕而不傳未可知
也予曰不然文體雖變而大義不渝即如虞書府事嘗
著功於九歌毛詩三百皆不離乎風雅況先生博綜記
載彙括微言褒貶一法春秋而不必有知罪之懼論列
無殊班馬而不必操著作之權故變幻參差縱橫絕
正借里謠巷詠以抒其弔古談今之懷意不主於詆
訾藉以提撕告誡語非取索嘲諢而有裨於群怨

其聲可供絲竹而其義可作箴銘其謳吟悲慨可醒
愚婦愚夫而禾黍流連亦可悟賢君賢相歎歎往古接
引將來先生雖不顯居其名而其功豈遂出全史下哉
倘後之讀史者不爲昭揭而使珠玉沉埋謂非表章者
之責乎幸秀水諸公什襲家笥用光剗剗庶不負作者
苦心並可爲讀史者之津梁矣獨是先生以曠世逸才
擅一代著作手極往古來今興亡治亂之推遷以及正
閏僭竊之升沉數十百家言人人殊而先生按節諧聲
引商刻羽出之一唱三歎寓至微於至顯之中藏至奇
於至平之內是非全史博通五車淹貫能窺此乎第恐
初學涉獵未週達此失彼將先生爲勸爲懲扶正人心

之意把卷茫然欲臥者矣爰命璜兒一一詳爲註釋務使事實可稽義蘊昭晰歷寒暑數易稿而書始成雖全史蘊藉未易表著而屬詞比事先生之苦心庶幾若睹矣嗣有知者謂先生約衆史之班駁爲便覽之新聲俾讀者事半功倍以爲扶誘之功臣可也若謂揉全史之莊重作艷綺之柔詞爲涑水鄱陽毘陵諸公之罪人則不可也謂斯註釋發明隱義爲古學片筏作彈詞演義可也若謂援古引經出處明晰斷章取義序次井然於勸懲大義可爲前賢後哲之功臣則不敢也而余因是竊有感矣夫人生境遇順逆亦何常之有向使先生遇際其順亦不過爲卿爲相澤被一時已耳烏能感慨淋

滴低低於萬千年之變遷百數十君之得失渾括於三
萬言內而唱歎無餘韻龍門涑水同其俯仰可立言不
朽也哉然則先生之遇逆也而未始不順也先生之文
變也而仍不失其正也烏得以類詆諧涉嘲謔莫爲之
後致有美弗彰乎因是梓而行之爲之序以公同好云
康熙甲寅長至月漢陽張三異禹木題於西泠客舍

彈詞註序

彈詞註一書余於甲寅秋侍先大夫於武林受命所註
今付諸剞劂有謂篋藏三十七年忽授之梓者何居曰
不欲梓者余之心不能不梓者余仰體先大夫之心也
先大夫於癸丑冬解組會稽旅寓西湖日手彈詞一編
咏歌不輟又以明代缺如因綜有明三百年事續著彈
詞顧謂余曰楊先生放廢滇南時其胸中抑鬱一往忠
君愛國之心無可寄寄之歌詞一彈再鼓隱寓夫勸懲
來世扶正人心之旨予並續明詞俾無缺漏惟是詞意
彙括恐讀者按詞忘事其於勸懲之旨終覺展卷茫然
汝其綜此兩書詳註而急梓之以公同好可耳予聞命

跪而請曰大人不以璜之不肖命註彈詞敢不奉嚴命
然竊思之古者聖作明述有經必有傳有是書必有是
書之箋註但後儒學尚訓詁雖六經皆有註疏每多失
經之本旨即如三傳有功於春秋而馬融不能無異同
之疑合註有功於左氏而杜預且引爲一人之癖古人
著述之難類如此况升菴彈詞採全史爲十段採用宏
博大人續補明詞並驅不朽倘蒐羅未廣攷核未詳遽
登梨棗貽笑通儒非大人所以命璜之意也敢請緩之
先子曰然古人十年而成一賦註書豈厭詳慎汝其勉
之余唯唯而退由是篝燈起稿繙閱群書根究事蹟悉
其原委歷寒暑而註幾成可以梓矣而未遽梓者不致

謂已得古人之旨也故曰不欲梓者余之心也同是鄉
里暇日猶數易稿請正先大人大人命匠計工亟圖授
梓緣辛酉以前余事制舉菽未得全力搜討及于役梧
江匏繫雞肋校讎無人授梓之意終不果而先子遂於
辛未見背矣徒跣奔旋雞骨支牀潦倒疾病諸事俱廢
遷延又十九載今自顧鬚髮霜盈桑榆影逼倘過此不
能付梓成書懼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而謂予能已於授
梓乎昔龍門馬遷繼父談書不忘執手之泣扶風班固
就父彪業克成漢史之詳思廉表遺言而續梁陳二書
延壽終先志而撰南北二史古人著書堂構相承比比
然矣余不才去古人何啻天淵而其不忍忘先人之心

與先人望予之心則一也乃今閱三十七年而始謀授梓方以曠日滋戾而猶敢逡巡乎哉故曰不能不梓者余仰體先大夫之心也獨是前後兩書註成授梓有期其於闡發勸懲之旨未知果能仰酬先志與否而歲月遷移先大夫不獲目擊校正則撫編摩挲是又余之滋感也夫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嘉平月漢陽張仲璜別麓題

明史彈詞序

彈詞以三萬餘言彙括廿一史光祿之才豈後人所可
及哉乃猶有遺漏俟王子季延補苴之予觀其所遺數
事不過萬中之一二補苴易易耳至若有明一代全史
概未得纂集先生才雖大勢不能留其身於百年後以
續前詞豈非憾事乎余與璜兒既爲先生註其已著之
詞而弗續其未備之詞不同一憾事乎因不揣固陋追
繹先生之心廣蒐明史紀傳合二祖十四宗之蹟撮要
敷陳比音叶節雖東施效顰才非先生之才而心則猶
是先生之心也先生生明武宗朝上溯洪武歷一百四
十四年更十君其間治亂安危自開國以至遜國自仁

宣以至土木之變自宏治以至宸濠之叛皆先生所已知者其爲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皆先生所亟欲播之聲歌而孤臣直筆不欲以微詞掩也自世廟下逮懷宗閱九十五年更六主其間由嚴嵩竊柄以至庚戌之危由江陵秉政以至黨議之興由魏璫稔惡以至流賊之破碎山河閹寺復用以至甲申狗難社稷淪亡於赤眉黃巾一切僉壬亂政傷心慘目之象皆先生所未睹記者使先生而在有不效屈子之行吟似賈生之流涕綜一代興亡之顛末寄之一唱三歎者乎乃先生不能留其身於百年後以輯明詞而其心則昭然若揭也予亦第爲先生抒其不容已之心而已代斲傷手誚奚容